

钢笔

行书



的印面上写着你温柔

印以及想你。陈过米砂

田野寂静，偶尔传来一两声蝉鸣

附近人家都睡了，

明晨要赶着早去

下田。只有我，点一盏灯，

在灯下刻印以及想你。陈过米砂

的印面上写着你温柔

的小名，篆体的反文，

正面看是你，

反面看仍是你。

我用刚磨好的印

友情篇

字帖

钢笔行书字帖—友情篇
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(南京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)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盱眙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2.5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5,000 册

ISBN 7 - 5344 - 0840 - 7/J · 841

定价: 6.00 元

刻 印

埋首灯下，伏案刻印，专注地把自身的力量集中在刀口上，一刀一刀刻着，我喜爱如此心无旁骛的工作。田野寂静，偶尔传来一两声蝉鸣虫叫。附近人家都睡了，明晨要赶着早起下田。只有我，留一盏灯，在灯下刻印以及想你。

陈过朱砂的印面上写着你温柔的小名，篆体的反文，正面看是你，反面看仍是你。我用刚磨好的印刀

刻着你的小名，念此时夜已深沉，爱病的你想已入睡。床头摆着你最爱的诗集和肖邦小夜曲，安然入梦。不知你的梦里是否有我伏案写稿或刻印的身影，你说过自从定情以后梦里便常有我流浪的身影，从花莲到山城到我戍守的岛以及归来，每一场梦都是你熟悉的。刻印的时候我想着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，把你的名字仔细地刻着，因为我知道印的时候

你会想起我。于是把艾绒印泥印在纸笺上，如果有三生石，这印便是那三生定情石头了。也不知自己怎么会一往情深地爱上刻印，当初拿起印刀的时候何曾想过这许多，一柄刀，一方石，就这样刻起来了。忆童年时，你在塘边钓鱼我骑在牛背上向你招呼，你总是羞涩地躲在姊姊背后，十二年，岁月太匆促，去年偶然地重逢，我便一往情深地定在你的心上，为你写信

写诗以及刻印。阔别多年，来自同样
乡心的山水情怀使你我紧：相系为
永生的伴侣，缘定前身，三生石上早
刻着我们的名字。灯下刻印，一刀一
刀刻着你的小名，不经心印刀滑出，割
伤了左手指，血汨：地流出来。我把
血流在印面上，因为涂了朱砂也
是红的，看不出来，可是，当你的
名字印着我脉管里奔流的血液，
那时你将知道甚么叫做一往情深。

你总是怪我用功太过。读书

写稿本是件伤眼的事，我向来眼睛又不好，许多年了，每次去看医生，总说多休息就好，不过是视神经衰弱而已。而终年地长着针眼麦粒肿黑青的眼影和眼球里的血丝，总使你忧心。然而我仍执意地读书写稿以及刻印。刻印最伤眼，你也最反对，而我仍一往情深地刻着。我知道你的牵挂和忧心，可是，人活着不也是为找寻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么！读史学文是我的理念所趋，写稿刻

印是我闲情所寄，你又何必在意，如果我能得到我想要的，纵使眼疾如故我依旧是一往情深呵！

灯下刻印，印面上你的名字写在朱砂上，瘦小篆体字一如爱美的你。我专注地刻着，仿佛心底的一往情深都在刀口上了。我知道你会喜欢这枚方印的，因为上面有我的心意同情分，如此深夜，灯下为你刻印，一刀一刀专注地刻着你的温柔如妻的小名。（作者：吴鸣）

桂花坡

我家后面，有块坡，一眼望不出头，长的满是桂花树，不知道啥个时候起，人们把它叫做桂花坡。

每当桂花飘香的时候，坡上墨绿墨绿的，点缀着一片金：银。这样的时侯，那甜丝丝的桂花香，灌得满屋都是，人整个儿都浸在香味中，时间长了，身上渗出来的细汗也香，飘起来，悠：

的，味儿很淡，但也耐闻。

我寻思发小财，求得一块宝地，摆起茶摊来，摊子很简陋，在两只木架子上，放块宽大的水泥孔板，炉子呀，茶具呀，什么都摆上去，尽管乱了一些，但还是有些模样儿。

九点过后，游人愈来愈多，摊内加凳子不够用，好些个人端着茶杯，立在那儿，拿眼整坡整坡地扫。吃着茶，咋咋嘴，

也快乐在其中。

这时候我瞧见一位手捏小色的少女，明（亮）的眼睛，巴（巴）的眨起来，好是动人。看她那模样，大约16岁的年纪，进了我们车摊后，看着没了位子，就站在孔板一头的边上，面朝外，静（静）地愣在那里望，不知发现了什么。我出于好奇，也凑上去瞥了一眼，只见得一些年轻的男（男）女（女），躺在塑料布上，红（红）绿（绿），接（接）

抱之，我知道，他们在迎桂花飘落，其名曰：淋桂花浴。

我的茶水不够用，又拿来一只炉子，往孔板上通的一放。我见她一惊，猛转身，弯下腰来用嘴里唔的出声。我忙着茶水生意，提着铜壶，东加之，西添之，团之的转一圈，旋了回来，见她还是那副姿势儿，脸上红扑扑的，额前沁出了细汗，两只眼睛老是望着我，还眨了眨。我这个人，生

来黑不溜秋的，没一处值得她眨眼。我怀疑衣服后面被人做了手脚，拉起来瞧了通，什么也没有。我提起了另一只铜壶，又转去厨房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我见她还是那样，脸色发白，挂满汗珠，她眼睛盯在我脸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我正要转身，听她唉了一声，重：的。我朝她走去，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她摇头，嘟起小嘴，朝孔板叹：。我瞅：孔板，好：的，

又见她叹了一口气，我俯下身去一看，天哪，架孔板的木架倒在地上，亏得她用手抬着，要不，这个摊早塌掉了。我连忙过去，换下她，重新把木架支好。正想感谢她，却见不着了她。我丢下生意去追问她问游客，说是走了这条路，也有说是走了那条道。我走这条路奔那条道，连影子也没见着。

从此以后，我不知为什么常惦记起她来。下雨天，没

人喝茶，我也还是去了，撑起雨伞，伴着雨声，站在高处了望，可惜她一直没有再出现。

我终于等到了那一天，傍晚的时候，西落的太阳被山峦挡住半边脸，偷望着山下傻笑，她来了，带着微笑，乘着风儿，轻轻地飘到了我身边，桂花雨淋得她满头都是，被落日照得像金子镀一样的闪光。我轻轻地抓住了她细腻光滑的小手。

我说你把我等苦了，你是否知道我是怎样盼你来的？

她用含情脉脉的眼睛瞥了我一眼，像在说，谁不知道。

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才来，是不是，我长得黑？”

她摇了摇被我握住的手，把头偏向一边。

我又说：“你恨我了？害你长时间地抬着孔板。”

她退出被我握着的手，转过

身去。我也转到她的对面，见她眼里含着眼泪，晶：亮，亮晶：。我慌了，弄不清什么地方得罪了她。我要她告诉我，她不语。我还催。她就是不回话。我急了说，难道是不会说话的哑巴？

只见她轻：地勾了勾头。

我很难受，为了这句话，我正要向她道歉，她伸过手来，做了个捂住我嘴的样子，我懂她的意思，我说：“我不说了。”